

往事 雜憶

(一)

● 李芳 (大陸作家)

讀詩學詩寫詩寫詞

記得我十七歲的時，看到了一本「學詩百法」，我開始迷上了她。孜孜不倦地將書中的古歌謠和許多首詩都能背誦下來，尤其對平仄格律等等，有了初步瞭解。從此便和舊體詩結下了不解之緣，曾不斷地閱讀了許多舊體詩和作詩的理論書籍。有一部「古唐詩合解」是我走到哪裡帶到哪裡枕邊讀物，曾經能夠熟背多首長詩，如木蘭詞、長恨歌之類。有人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這話確實有道理，我是深有體會的。

我很愛舊體詩，很崇拜古代詩人，特別是李白。李白字太白，因此我名李芳，別號就叫大芳。這雖有東施效顰之嫌，也不失為向往詩作之意念。

十九歲以後，我又愛上了新詩。從胡適的「嘗試集」到郭沫若的「女神」，還有謝冰心的「春水」、「繁星」，我都通篇讀完，其中還有些詩能背誦如流。三十年代新詩作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這是一個白話詩的鼎盛時期。最有名

的詩人有徐志摩的作品以及聞一多、朱湘、李金發、臧克家、美女詩人林徽因等等許多人，他們的詩作我都讀過。那時凡在報刊雜誌上看到一些詩作，總要看看，或者抄下來。有幾首詩我都能背誦下來。從以上事實來看，可以說我是一個詩迷。此外，像一些外國詩人泰戈爾、普希金、雪萊、拜倫等等的詩作，也都瀏覽過。

從寫新詩到舊體詩

我寫詩的經歷，抗戰以前是寫新詩的；抗戰以後，奔馳在高山密林之間，戰鬥於烽煙瀰漫之中，文化讀物非常缺乏，隨身帶著「唐詩三百首」和「古唐詩合解」，每晚在山林土屋裡背誦詩篇，每有靈感，就捉筆賦詩，因此深深地體會到舊體詩的滋味，真像一位在北大學習過的美國人對我說過的那樣。中國的舊體詩像一杯美酒，越飲越有味。他的體會說到了我的心坎。事實確是這樣的。我自從深入舊詩的寫作以後，深有體會。第一、它有一種奧妙的含義，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似乎有一種神秘的色彩，妙在其中，美在其中，足以引人深思；它有一種甜美的韻味，

能使人回味無窮；它是優美的音樂，讀後頗有餘音繞梁之感。因此，我越來越醉心於舊體詩的寫作，以後我又熱愛填詞。抗戰期間及抗戰勝利以後，曾寫過舊體詩四百餘首，俱已遺失。解放以後至今寫了也夠六百多首，幸得保存下來。我的詩詞，絕非茶餘飯後吟風弄月之作，而是飽經世故有血有肉的靈感會萃，把客觀世界反映到詩詞中來。

一 我寫詩詞純屬自我陶冶，原無刊印問世之意。一九九三年春與台灣喬家才先生通信，曾不斷附去所作詩詞。他來信說我的詩詞很好，勸我出版。喬先生是台灣有名的作家，出版巨著很多，還是一個政界名人在台灣很有名氣。他對我的鼓勵，大大減卻了我的自卑感，所以決定選了詩詞，請喬先生處理。

我的經歷很不平凡，經歷本身就飽含著詩情。在我的詩詞中寫出了一個時代的變化。我曾歷盡滄桑，屢遭坎坷，有為今人不可想象的事情。這樣的經歷也就豐富了我的詩作內容。我寄請喬先生處理的詩詞還是盡量少選那些「憑軒涕淚流」的詩句，而是盡量選進一些現實主義的稿件。



①本文作者十九歲以後，所敬愛的詩人：徐志摩（右一）林徽因（右二）泰戈爾（右三：印度詩人）。

②本文作者（中）1984年6月在曹雪芹故居門前與友人合影。



詩詞溶洽時代風雲

我曾任華北督導團中校宣傳科長，政工隊長，上校政訓處長、少將書記長、第一戰區長官部調查室少將專員及第一戰區處理漢奸案件委員會少將調查組長兼分會主任。

最後任職是北平市警察局專員兼代清潔總隊總隊附等職。解放以後進了監獄，曾在二十多年的改造歲月裡，也寫過不少詩詞，可惜沒有保存下來。

現存詩詞都是刑滿釋放後寫的。由於回到首都北京以後，到處遊覽觀光，或是高山流水，或是亭台樓閣，或是翠林鮮花，或是古跡名勝，或是奇麗景觀，甚至清風明月以及社會的巨大變化，都深刻地觸發了我的靈魂，充實了我的詩作。悲傷憂鬱的情調少了，海闊天空的詩意多了。不再是「獨行潭底影，數臥樹邊身；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淋」的情調了。我的詩詞不但和大自然結合，也溶洽了時代風雲。

抗日救亡死裡逃生

我原籍山西省交城縣成村，現籍北京市。我是生於憂患的苦命人。

往事如麻，不堪回首！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呱呱墮地，就趕上交城縣裡農民暴動，打死縣長，全縣大亂。父親帶著我的哥哥和三個姐姐都到文水逃難去了。家中只留下奶奶、母親和我。這一嬰兒的淒慘情景，預示了我一生的苦難生涯。

我的青年學生時期可以說是我的黃金歲月。

曾在陽興中學及工專高中畢業，又肄業於山西大學法學院政治系。「九一八」事變以後，在全國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我被選連任山西全省學聯會的執行委員兼組織部長，寒假期間還擔任了長途宣傳隊長，到晉西、晉南進行抗日宣傳並為長城抗日將士募捐慰勞款。我還參加過文化工作；雙十通訊社外勤記者、新山西三日刊副刊編輯、新中報學生週刊及力行月刊特約撰稿。一九三七年軍訓總隊舉行講演比賽，我被評為大專組第一名。

盧溝橋的砲聲震撼了神州大地。「母親叫兒子，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向前走，別退後，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我離別了家園，偕同學李永銀，走到晉南運城，堅決投筆從戎，參加抗戰。經同鄉王介夫介紹，投考了軍事委員會軍事政治幹部訓練班，到了湖南臨澧後，定名為臨訓班。一九三八年九月提前分發到武漢，經組織介紹參加了雷鳴遠神父（原籍比利時，早年入中國籍）所領導的。「軍事委員會華北戰地督導民衆服務團（簡稱華北督導團）」。「武漢淪陷前，乘江輪駛向四川，然後北上西安，東渡黃河，進入層巒疊嶂，烽煙瀾漫的中條山。後來隨著形勢的發展，曾戰鬥在太行山、伏牛山等地。

大災大難出死入生

一九四〇年初冬，華北督導團譯電員李生係我的族弟，患精神病十分嚴重，我送他到西山療養，途經涇池縣，住在亞東旅館，共居一室。將

屆黎明時，瘋子睡不著走到院裡，揀到一把砍過柴的切菜刀，進屋來，我正在熟睡之際，舉刀向我亂砍，砍得我遍體鱗傷，血流漂杵。終於經人將瘋子制止，幸有督導團同事劉瑛來到旅館找醫生給我包紮，然後護送到洛陽醫治，三個月出院，經檢查渾身刀傷計有二十多處。這是我一次大災大難，死裡逃生。

人常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一九四一年五月中條山大戰，我被日軍俘擄曾在臨汾叫我到道尹公署做漢奸，我堅決不幹，終於把我送到太原「勞動統制委員會」巧遇同鄉李芬異將我營救，得以回到故鄉家中。這又是一次大災難。終於逃出虎口，回到河南涇池華北督導團總部。

我在華北督導團苦幹苦守七年之外，歷經三個主任，前後兩人都是外國人：第一任主任雷鳴遠比利時人，第三任主任米幹美國人。我曾在該團起過主要作用，有過顯著的工作成績。經歷過艱辛的生活。一九四二年軍統局十周年「四一」大會，指定我代表督導團參加，受到戴笠雨農先生的嘉獎，特別發給我銀洋一千元（同去的許多代表，一般都是發給三百、五百元）。戴先生還批准了督導團的新編制，增設書記長一職，同年八月我被任命為少將書記長。我在督導團從成立到結束，曾任政訓處指導員、宣傳科長、文化科長兼晉陽區政工隊長、政訓處上校處長，秘書處上校處長、少將書記長等職。在督導團的七年曾經過三次戰役：晉城戰役、中條山大戰，中原會戰，冒過槍林彈雨，爬過高山峻嶺，睡過密林深溝，飢渴頓踏，備嘗艱辛。

抗戰勝利前夕，督導團結束，調我到西安第一戰區長官部調查室任少將專員，後又派我擔任第一戰區處理漢奸案件委員會洛陽調查組少將組長兼分會主任，曾被人誣陷，經軍統局扣押，轉到國防部軍法處，宣判無罪。

和平解放被判死刑

最後一任經歷是在北平市警察局任專員兼清潔總隊隊附。

一九四九年二月北平和平解放，三月五日經北京市公安局介紹到清河大隊學習，實際失去了自由。

一九五一年鎮壓反革命，被判死刑緩刑二年，但未經開庭宣判，直至五二年才公開宣判，五年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到一九七三年刑滿釋放，實際已有二十四年（改判前四年監禁未予扣除）。

一九八四年人民政府落實起義政策，給我平反。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李芳係起義投誠人員，歷史罪行既往不咎，撤銷原判。」

冒千辛，歷萬苦，死裡逃生，回憶往事，無限感慨，正是：

茫茫天地一沙鷗，風雨飄搖歲月稠。
往事如麻理更亂，不堪回首話春秋。

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華北剿共總司令傅作義率北平原國民黨軍政機關、部隊起義，二月宣布和平解放，解放軍開進北平城。各軍政機關人員聽候處理，三月我被關進北京砲局（

舊陸軍監獄）。

在北京監獄關押十年之後，輾轉於黑龍江興凱湖農場，北京寶各莊清河化工廠、良鄉機械廠、延慶磚瓦廠、山西大同大青窰煤礦、陽泉營營煤礦、永濟伍姓湖農場等勞改單位勞改。

所有親朋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都與反革命劃清界限，結髮夫妻王桂英也和我提出離婚。

在監獄無人管理，刑滿出獄也找不到一個親人，簡直是孤魂野鬼，哪裡能找到親朋？

當我於一九七三刑滿釋放後，根本無家可歸，只有留在農場就業。

農場工人，等級差別很大。有社會工人，一般的就業人員，其政治身份和政治待遇較低於社會工人，再一種就業人員就是戴著反革命帽子的，一般叫「戴帽子」，這又低於一般的就業人員，仍受一定的管制，有些天會場裡做報告，戴帽子的就業人員都不准參加大會，其級別之嚴如此。所以當時我很像溝邊的荒草，月下的孤魂。寫深秋偶作五言律詩一首誌感。

凋落梧桐鬱，白楊何戚戚。
孤鴻月下鳴，荒草溝邊寂。
遠望白雲飛，低吟野老立。
親朋似水流，何處尋行跡。

在農場就業，待遇最低，最受歧視，心想找到親人，連投信都沒有門路。寫菩薩蠻一嘆春光

晴空萬里春光好，
春光未老人已老。
楊柳又贈新，

天涯少舊情。

兒孫何處覓？

漠漠無消息。

但等來年春，

相逢喜笑中。

找到女兒悲喜交加

勞改期間的好友陳萍原在國民黨將領董其武麾下任參謀長，「和平解放，綏遠」，陳萍仍任原職。一九五二年，在「三反」、「五反」的運動中，陳萍被指為貪污的「老虎」，終於判刑勞改。一九七六年共產黨對原國民黨團級以上人員特赦。我和陳萍在一起。他答應回北京後一定要為我找到女兒。終於寫信告訴我，找到女兒王愛菱（原名李靖菱因避免政治壓力，改了姓名。）我對陳萍的感激之情真是山高水深，爰作（讀陳萍來書）七律一首以抒所懷。

雲書遙遠寄深情，悲喜交加淚滿襟。
芳草天涯存贊友，春風海內有知音。
寫詩千首難書意，敘語連篇不盡心。
義薄雲天岱岳重，友誼高貴勝黃金。

歡天喜地回歸故鄉

我被特赦後，在社會上得到人們另眼相看了，家裡人也卸下了政治包袱，敢和我認親了。

一九七六年（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和老家「山西交城縣」親屬通信以後，很快得到回信，要我回去相見。因此得以見到故鄉許多親人。

寫歸故鄉詩感：

鴻雁飛來道路長，春風送我歸故鄉。
 故鄉不是舊時樣，回頭人世感滄桑。
 歸來人盡不相識，昔日兒童鬢髮蒼。
 鄰里如雲來看我，春風滿面喜洋洋。
 迎得家鄉樹，飲得家鄉水。

春風拂面來，溫暖熨肝腑。

去時舊夢已如煙，不再苦吟斷腸篇。

展眉邁向金光道，歡天喜地度晚年。

伍姓湖農場原是鹽碱灘，經過改造，可種植

食蔬菜，也開闢了一個菓園，種有各種桃梨蘋果

等菓樹，頗有風景。寫了採桑子詞：菓園好。

湖灘風景菓園好。

菓樹蒼蒼，

鳥語花香，

綠葉飄搖似海洋。

千載荒灘新貌展。

大好風光，

更是芬芳，

如此多嬌傲八荒。

骨肉重逢月圓花好

與女兒闊別多年，於一九七六年取得聯繫後，一九七七年春節回到北京，首次團聚。寫喜遷鶯詞：春色滿瓊樓

離別外，

思悠悠，

無語亂搔頭。

一朝喜訊順風流，

奔駛到幽州。

女兒笑，
 孫兒叫，

歡喜月圓花好。

一家歡樂盡無愁，

春色滿瓊樓。

春節期間曾與闊別多年的女兒相見，離別後

回到山西永濟伍姓湖農場，思念之情，尤為纏綿

，數月不見來信，便輾轉反側，愁腸九轉，許多

年的苦難生涯，其心如此。寫木蘭花詩：

不見女兒寄書來

楊柳飛花春欲暮，

愁望燕京芳草路。

消息斷，無音書，

獨縐眉頭無人處。

坐看落花空歎吁，

孤魂夜夜難入寐。

斷腸空自斷腸吟，

九轉迴腸一掬淚。

好友逝世賦詩誌哀

早年與同在勞改場受難的好友陳萍任董其武部參謀長時，官拜少將，經遠和平解放起義。起義後不久，即被關進監獄，判刑勞改。一九七六年特赦後，回到北京與家人團聚。一九七八年還不到兩年時間，即與世長辭，感時傷逝，寫悼陳萍詩誌哀。

千里趨車訪故人，
 噩耗乍降鳥驚心。
 故人乘鶴迎風笑，

老友揮毫醮淚吟。
 可惜長才未報國，
 且瞻英魄已登雲。
 滔滔江水東流去，
 遺憾此生不見君。

(喬家才將軍推介待續)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
 佳禮品，便是為他們訂份「中外
 雜誌」。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
 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台
 幣壹仟捌佰元，交郵政劃撥〇〇
 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
 戶，寫明收件人姓名，本社立即
 按址按期寄書。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
 及購買合訂本請撥電話五〇
 六五三一。五〇八四二〇
 六或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
 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
 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